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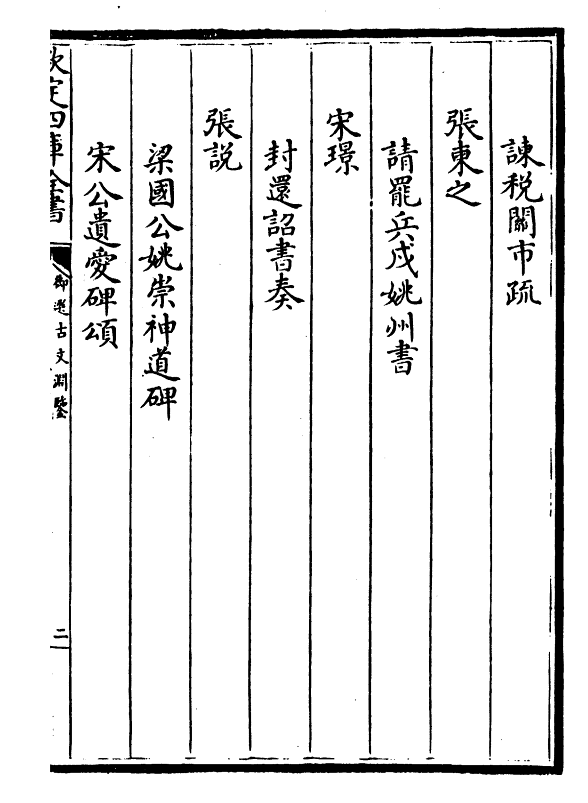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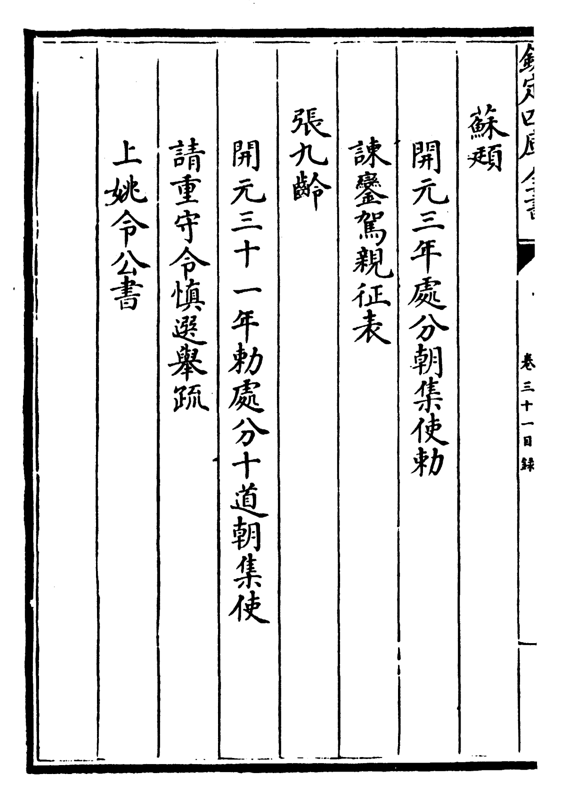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目録

唐

狄仁傑

劉知幾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狄仁傑字懐英并州太原人官至宰相興復唐室封梁國公謚文惠

請赦河北諸州疏時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以河北人多為突厥所驅脅懼誅亡匿故有此奏

定亂之方惟崇尚寬大則能消人心之疑懼而反側自安斯謂洞晰機要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廹脅或有願從或為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来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復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賣田人不為售内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曽無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器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廹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

則歸且圖睞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罷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謂李傕郭汜之亂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浹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卷歎息今以負皐之人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者不可以

摹寫勞費曲盡俗情佛骨表意多本此

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諸道凱旋得無侵擾疏奏武后可之河北遂安

諫造大像疏則天將造大像用工數百萬仁傑疏諫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

水心葉適曰武后營大像於司馬坂時張廷珪亦有諫疏全用浮屠金剛經義解析蓋因其所溺易於回曉亦足見一時士大夫習尚然較之狄疏則張疏非確言矣

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撿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畊猶受其弊浮食

臣熈曰自六代至唐佛教濫觴習俗漸染仁傑力排異端有功於人心世道此疏數陳曉暢筆力矯矯

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甚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時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助工）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

忠臣今思惟熏採衆議咸以為如来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来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少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疏上則天為之罷役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武后神功元年仁傑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薫納言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為凋弊乃上疏

請罷四鎮遠戍以息百姓命意與賈捐之罷珠崖對同而文之頓挫古贍亦近之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于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于太原（詩小雅六月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漢（周南漢廣篇詩序）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矣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中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于漢朝

臣德宜曰為治之道在乎休養民力此漢武所以罷輪臺之田光武所以謝西域之吏也

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富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窮絶域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于野女子不得蠶于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

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蠭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武帝晚悔征伐之事下輪臺之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絶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放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鹽不能蓺黍稷詩唐風鴇

羽篇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小雅小明篇此
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
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則雖禱祀百神不能調
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
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
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
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厓郡宣帝
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篡尚虛名蓋悍勞

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册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盛典實綏邊之故事竊見阿思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之四鎮使統諸蕃以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愚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財力于遠方并甲兵于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

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内憂葢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常勑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謂吐蕃突厥）

班馬以前以專家著美晉唐而後以衆手多疵推論史局之難蓋後先一轍矣

劉知幾 仕至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以子貺抵罪貶安州別駕嘗著史通備論史冊之體知幾歿明皇詔河南就家寫錄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上蕭至忠書 知幾時修國史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宰相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于是求罷史任奏記至忠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

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漢明帝時詔劉珍劉陶伏無忌傅毅等相次著述于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訏其不實（杜伯度漢末人）公理以為可焚（公理仲長統字）張蔡二子糺之於當代（張衡蔡邕）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傅休奕范蔚宗）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荀悅袁宏）家自稱為政駿（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古以竹為簡必炙去其汗而書之）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

臣更敬曰一書之成苟欲傳之千古自不容姑且命筆此良工苦心必熟論其失得也古今商確史事者無如知幾之深此書已畧見其指

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左傳趙穿攻靈公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

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語曰長喙爭鳴無聞齰舌齰齧也與齚同灌夫傳齚舌自殺○齰音賾儻有五始初成春秋正五始之要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録取嫉權門晉孫盛字安國作晉陽秋直書桓温敗枋頭事温大怒謂盛子曰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卿門戶計盛子請改不從因私改之王隱直書見讐貴族王隱字處叔撰晉史時杜預嫉之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

臣乾學曰知幾史通一書窮源竟委銳精掌故以述者自名三長之目捨斯人其誰歸書中所條五事史家亦宜置一通於坐右也

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左傳士蔿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

臣鴻緒曰談遷鹿囿不世出勢不得不藉衆功但得公明有識者裁定之亦足取信萬世矣即

記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刋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鉛美鐵也所以畫簡）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其紀其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事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文者哉

如後漢書賴有東觀史官及謝承等七家論定於前故范史得有所循不然猶未能無憾也

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呂不韋作呂覽成懸之國門有易一字者予千金）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史才少何對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良田百頃黄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尤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陳子昂 字伯玉蜀之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屢言事稱旨授胄曹參軍右拾遺忤武攸宜去官縣令段簡害其富誣捕之死獄中

論事簡當不涉支蔓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洞達人情可謂經國之言

對利害三事　垂拱初武后召見金華殿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云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知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為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

瓊山丘濬曰子昂此對警切痛至人主之於百姓要必使之樂其生而重其死則禍亂無從作矣然所以使其樂生重死者其道何由曰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上之人不以興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

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
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
禮禮之諄諄戒勅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
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
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
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
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
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

其體膚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貲產則凡民咸有樂生之願而無輕死之心禍亂不作而君位永安國祚無窮矣

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令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頽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

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役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諫雅州討生羌書 武后時吐蕃為邊患后謀開蜀山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按先是常於劍南募兵茂州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西洱諸

子昂本蜀人故言蜀用兵利害警切動聽蜀恃險為固險不可使通良有遠識

蕃皆降於吐蕃蓋故有此道而後通之也

竊聞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蜒壇上聲與蜑同南海蠻也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統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安帝永初時西羌解仇結盟入內地為亂

卧子陳子龍曰極似淮南王諫伐閩越書陳拾遺之文在唐家為傑出以其近西漢也

累世征討不能平及冦稍定漢祚亦衰此一驗也吐蕃黠猾君長相信而多姦謀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咸亨元年薛仁貴為行軍大總管偕郭待封討吐蕃阿史那道真待封不用仁貴策軍大敗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畧盡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儀鳳元年命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討吐蕃三年以李敬玄代劉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敬玄將兵十八萬與論欽陵戰青海之上審禮為吐蕃所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

不能禽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以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華陽國志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又曰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

臣士奇曰唐時生羌內不擾中國外可蔽吐蕃今欲開蜀山以剪之是自撤其藩籬也利害較然無待詳之七驗

之（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侯誅賓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三驗也臣聞吐蕃愛蜀之珍富思盜之久矣然其埶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頓餓喙不得噬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嚮道以攻邊是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府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

臣英曰蜀恃險為固役簡為安用兵於羌則開險增伏失其安且固矣足知邊徼之地蓋以安靜為福也

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五驗也夫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奸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出師趨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不見一賊而崇真奸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奸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

臣杜訥曰歷舉七驗皆深識對言行文參錯古逸信是筆力過人

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即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七驗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廢安北拔單于以突厥畔援也棄龜茲放疎勒以吐蕃侵逼也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兵甲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徇貪夫

之議誅無罪之羌而遺全蜀之患此臣所未喻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闕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永昌元年韋待價擊吐蕃于寅識伽河敗績北屯不利垂拱三年爨寶璧與突厥戰敗沒邊人駭動情有不安今復驅此兵投之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善然後長享福祿願陛下孰計之書上役不果興

論還政事不少為婉避之詞文自有奇氣

蘇安恒 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年投匭上書請還政太子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遭讒死獄中

請復位於皇太子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

耕道尹起莘曰帝未復位安恆一再言人所難可謂有功於帝矣

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外寇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名南鵲巢篇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

又非長子[武后廢中宗徙居房州立豫王旦中宗既召還以旦為相王]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武后聖歷元年狄仁傑勸后召還廬陵王復居東宮]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謚天王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

知物極則反踞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救魏元忠疏

武后長安三年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禍方急安恒獨上書申救

語簡而氣岸唐文之似兩漢者

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賴桓彥範等營解乃免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闇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朞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史記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又獻蒲以為脯也凡有言鹿言蒲者悉誅之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髀小骨也○音促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變搖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銖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霆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

毋擾是此篇大義文則陸離璀璨色澤彌古

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上元忠得貶高要尉

崔融全節人科舉擢第補宫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融為文典麗朝廷所須大手筆必勅融撰之

諫税關市疏時有司表税關市融深以為不可上書諫

伏見有司税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税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税臣謹商度今古料

水心葉適曰融於武后時有諫稅關市疏陳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以義理不應稅而已又言

量家國竊以為不可稅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藉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縕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故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

魏晉齊隋所不用蓋創事自難爾融號能文此疏詳密可觀新史節畧太甚乃無足採後人惟恐稅不重宜其輕視之也

臣德宜曰桑孔之徒但以嚴權為能事不知商旅裹足國奚利

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聖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

臣謹按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育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 以上乃漢食貨志中語 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

馬故王制弛關市之征者恤商正以裕國也

而採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以上見曹參傳及注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

臣廷敬曰從王政抑末發論覽

委宛易入逆設分斷局整而氣舒

之廣九州之雜闗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乃若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劔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

臣鴻緒曰洞悉時弊真仁人之語其引豚柙無擾獄市之喻帝王藏富天下之言尤為剴至

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

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佽飛澹臺子羽類也鄱陽暴謔之客暴謔見吳都賦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則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於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始皇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畧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

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懐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揺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耿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存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𨚫有殷贍然也微臣更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於洛則天垂拱四年雍州人唐同泰得石于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

昌帝業太后喜拜洛受圖刻石於嵩載初元年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中嶽嵩山也鑄寶鼎以窮奸天册萬歲元年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坐明堂而布政垂拱四年十二月明堂成號曰萬象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孫萬榮陷冀州神功元年萬榮軍潰奴斬其首降南蠻纔動計日歸降長安三年始安獠歐陽倩攻陷州縣桂州都督裴懐古諭降之西戎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延載元年突厥可汗骨篤祿卒

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默啜寇靈州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

征役日已省矣煩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太樸愛

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

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

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税或慮相驚况承平歲

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

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

帝王富其人伯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

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𠖇神繫表屬想政源冐玆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之
疏上武后納乃寢其事

張柬之
襄陽人字孟將永昌間以賢良試第一擢監察御史以誅張易之兄弟功拜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為武三思所搆貶新州司馬卒於貶所

請罷兵戍姚州書
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故柬之論其

荒徼絕域古有羈縻之義不欲以勞罷中國也茲篇論情事詳核有識

閣公徐孚遠曰事同罷朱崖丈類賈捐之而反覆利害更為詳

弊姚州（姚州即今雲南地）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氊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張嶷字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

曉

臣乾學曰大體與劉安諫伐南越賈捐之請棄珠崖相表裏

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晉泰始七年改置寧州後沒于李壽蜀亡復為晉有宋齊因之梁改南寧承聖末沒于爨蠻隋開皇間復置南寧州唐武德四年置姚州領羈縻州三十二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蘭倉水今名瀾滄江出吐蕃嵯和哥甸鹿石山入麗江府歷大理永昌東北羅岷山下兩崖壁立截若垣墉鐵纜飛橋懸跨千尺亦曰𫚭南津又東南歷蒙化順寧景東鎮沅車里入交阯之富良江更置

臣鴻緒曰境土
開闢會有其時
葢氣運使然時
至而不納則失
怙冒之仁非時
而強圖則爭安

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永平十二年事）葢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令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

靖之義是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含弘之量也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務實之訓也柬之能崇本實矣

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初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令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剥貪饕劫略積以為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

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被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

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巂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疏奏不納開元

之季南詔漸強天寶九載遂有雲南之地僭國號曰大蒙

宋璟南和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至吏部尚書侍中封廣平郡公

經稱諸侯之孝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斯文殆相發揮

封還詔書奏 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明皇許之宋璟蘇頲固爭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音問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也中宮若以為言此理固可敦諭或云竇太尉墳甚高竇孝諶昭成皇后父帝之外祖取則不遠者縱令往

水心葉適曰姚宋皆以功業自矜蓋壅滯處豁開橫流中係栽只是隨時精采

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恒式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太宗勑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魏徵言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與先帝子比令資送公主倍于長主得無異于明帝意乎上然之入告皇后后請遣中使齎錢絹賜徵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韋后父玄貞追封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令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

詳整鉅麗叙功紀行皆舉其大故要而不煩

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宫之美爾儻中宫情不可奪請准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奏上明皇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于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史策乃遣使齎絹四百疋分賜之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明皇時官至左丞相封燕國公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列子亭之毒之毒育也畫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

禹偁方岳貢曰燕梁二相義好乖巽及身後之文極其歸美雖是梁公智術牢籠亦是燕公雅懐忠厚不可以訥賂之事譏之也

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韓詩外傳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葢維岳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陜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勲王室建旟嶲府崇父懿貞觀中為嶲州都督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聞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歴佐濮鄭崇舉

臣廷敬曰氣象則淵渟嶽峙風骨則鴻騫鳳舉不専用儷體故一往駢雅健之致姚宋與房杜比休得此極力鋪張真不媿髙文典冊

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並有聲績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天授武后年號酷吏周興來俊臣既誅崇從容為后言羅織狀以百口保朝臣無反后說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楚王為穆生置醴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昌寓為黃帝驂乘謂玄宗講武新豐名崇侍衛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夏官尚書出為亳州相王立拜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出為申州玄宗立復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一為禮部尚

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真率遅盡而應變無窮每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毗庶風偃禁驁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漢書循吏傳序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來暮聞歌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謀

臣乾學曰史稱說掌文學之任三十年朝廷大手筆皆承中旨撰進茲篇即奉詔所撰也唐世大臣碑版或親灑宸藻宋則詞臣撰文而天子篆其首歷代制度具存無許尤稱典則

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宗薦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命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蹔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壘欒棘內毁（詩檜風棘人欒欒兮）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與聞興復（神龍中宗年號）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

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色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天后相王中宗玄宗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床輟舂曾未云比喪大記君撫大夫謂撫其尸于床也戰國策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

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荛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昇子奕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實其文字别為羣王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源自虞派别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真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

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
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
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寛容物以鑒分區外
武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樸誰詳
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
禄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娱川歸東極日去西晡
上惻旒扆旁悲路衢監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
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

古質有彝鼎之色頌詞跌蕩崖異迥非恒徑

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殫悉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殁終始遐哉邈乎

宋公遺愛碑頌 璟為廣州都督有惠政廣人為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責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

臣熙曰紀功頌德之辭鋪張盡致喬皇典麗爛然成章

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襄（古裔字）攘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五管謂廣州邕州容州桂州交州也）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日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怛寰域（璟為中丞會有飛書告張昌宗者璟請窮治乃收易之等下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神龍中璟為黃門侍郎武三思數有請璟厲聲曰今復子明辟安得尚干朝政）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紫宮有四輔四星）地有

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粤地有桄榔木可為麪）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塗垩（垩籀文堊字書曰爾惟塗塈茨）畫遊則華風可觀家徹茅茨夜作而灾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船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

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盖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宋弘黄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北齊宋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官黄門侍郎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馬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名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女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欝陶乎人思嗟嘆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嶶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

將荀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遥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越裳獻白雉周公作白雉操）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蕃于宣（大雅崧高之詩有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吉甫所作以贈申伯）覲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户兮舞南濵（交州林邑開北户以向日）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燎兮風莫颷事有近兮惠無疆昆侖寶兮西海財幾萬

誠勵則嚴注望彌切足以令人㫺勉

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斾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爆牛牲兮薗鷄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宰相瓌之子開元中襲封許國公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卒贈右丞相謚文憲）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敕

敕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倏已三載何嘗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棄末敦本阜俗安人寰瀛之間日月以

繼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於猛虎貪人比之蝨賊頃雖臨軒遣使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擾以妨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至使錢穀不入杼軸其空捐瘠相仍流庸莫返且四方事廣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遞相勗勉勸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勤無或墮廢

諫鑾駕親征表 開元初吐蕃盜邊諸將數敗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順上疏諫不省復上此表會薛訥大破吐蕃由是帝止不行

攄瀝欵誠不煩彫飾而自然精采唐文之絶無俳偶者

臣其言皇情慜彼邊甿忿茲兇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興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告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虧持重之慮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蓋稱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蓄貢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擐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黄帝五十三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終身養德與七聖遊於具茨三月齋而訪道今陛下鳳翔藩邸龍躍御天不日而再造乾坤一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黄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父登崆峒雅歌從容為後王法閫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

臣德宜曰書紀徂征詩稱薄伐皆簡命賢將若屈萬乘之尊思逞於一擊非帝王萬全之道也

厥王輦甘金革邀功馬上為一人之敵也今吐蕃遣偏裨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釁已深陛下又將屈至尊遠為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適足以驕敵人蓋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鬬士使給往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必勞聖躬哉況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於祝聃左傳桓公五年王伐鄭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漢祖戹於平

城高祖七年自將擊匈奴被圍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聃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趨羊馬不至殺人又數道倶進按隊除行者若有所趯恐連謀北狄陛下如必親戎邁於岐隴脫幽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挂西軍之衆分御北胡野次之間遥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

臣廷敬曰論事之文不詳則不足以盡其意然頭緒大多則觀者易厭文首尾千餘言反覆無遺蘊而貫注不斷其氣有以舉之也

居中制勝為防萌杜漸之上畧也今但發郡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為之募嚴為之約其敗䘮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顧加信賞之勸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酋帥以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俘馘醜虜者並厚為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之自解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為將帥或備軍行勒以從征足可威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全軀保妻子

臣乾學曰是時西警猝至飄忽難定東與遠赴反失事機此深中機宜之言初唐文皆沿襲六朝獨此有兩漢風格

之臣親戚貪佞之輩並入厭階勲家益封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滿朝皆能侵國害人未見尺功寸效自陛下欲櫛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策主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殫征税之奉嗚呼此可謂六蝎五蠹者是也六蝎商鞅語五蠹見韓非子臣所以痛心椎髀而為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禄之夫推令禦寇此但惜身自當為國而容養蠹蝎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太息繼之慟哭為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强而漢弱漢祖猶

臣鴻緒曰明皇猶有雄心謂渭橋六騎不難少武要之非所至也老謀深算可爲至誠

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鬬力也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鬬智不鬬力因數羽罪曰吾使罪人刑餘擊公何苦乃與公戰區區之時猶能如此況今四海之內皆爲臣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最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衘蹷之變輕其帝重逸此庸臣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謂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今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

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令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張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騁變如神適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頓歧隴之外擾疲獘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阻饑積歳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突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旰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

令卜征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俟西軍動靜似為長策臣愚所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況臣職參袞闕逈念讜言苟益涓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於閤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官至中書令卒謚文獻開元後天下稱為曲江公而不名云

開元三十一年處分十道朝集使勅

語勁而氣彌舒詞腴而旨益切可識九齡風度矣

勑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巳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巳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

臣英曰言成雅令讀之惠風拂人

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與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

唐時重京秩而輕外任特甚故九齡極言之至語人材以清議名節為重則古今之通義也

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

請重守令慎選舉疏（時明皇初即位九齡為左拾遺）

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今刺史

瓊山丘濬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而付之臣是則天之立君君之任臣無非以為民而已故凡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戢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令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

朝廷之上三公九卿百司庶尹何者而非為民設哉不但置州縣設守令以為民也而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者尤重焉守令是已古人有言輕郡縣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

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

禹偁方岳貢曰合魏元同表觀之則銓政十得八九矣此是救弊不為紛更

卧子陳子龍曰子産云各務其私以成其欲私固人臣所不免

僥倖奸偽自止流品不雜令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令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

而亦非在上者所能禁也故莫若因其私而移用之彼得其私而公亦不廢矣

臣士奇曰守令親民之職唐制每以出官居之又配之以成格

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質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内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

故人無奮志所得皆庸流矣銓政之弊指陳鑿鑿

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惟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昔人論唐諸臣謂姚崇尚通此可謂藥石之箴矣

上姚令公書（令公即姚崇）

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齊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禮之九九算法也）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令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

臣杜訥曰直攄誠愫勗以公忠不愧切偲之義

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者皆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禽息碎首以薦百里奚）以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豫讓感知伯國士之遇漆身為癩為之報讐）至于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廉頗罷將失勢

客盡去及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天下以市道交有何怨乎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翟公為廷尉賔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賔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情于

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此九齡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壁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令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于其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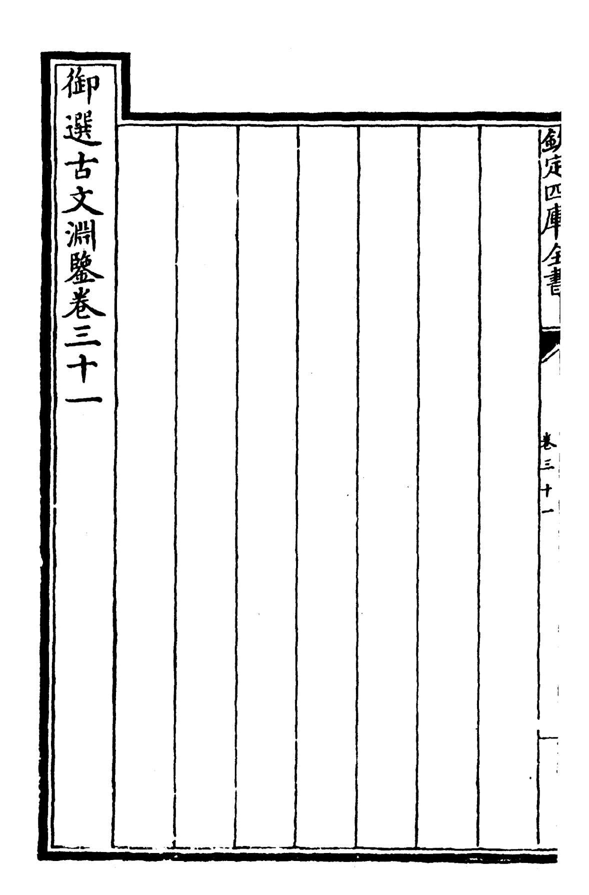
馬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内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崇答書云忽辱賤翰書慰攸集退惟自省愧懼亦深

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能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

觽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爲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爲身寶崇頓首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一